

亞太國家國際學生流動與跨國高等教育 發展之探討與啟示

姜麗娟*

摘要

依據跨十年間國際學生流動的情形，中、日、新、馬、韓等亞太國家躍升為新興留學國。為了因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衝擊，亞太地區對高等教育仍有相當高的需求，各國除了擴充高等教育外，同時在跨國高等教育的政策上進行鬆綁，策略性的輸入跨國高等教育，除了滿足境內高等教育的需求外，也藉此吸引國際學生進行教育服務的輸出，邁向區域教育樞紐的目標，竭力擠進英美主導的教育服務輸出俱樂部。相較於亞太國家的積極，提升國際學生數，並策略性地運用跨國高等教育以因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衝擊下的人才競爭，台灣的危機意識在哪裡？本文透過文獻探討，分析亞太國家的發展，俾激發國內高等教育必須有迎頭趕上的危機意識。本文主要目的在瞭解亞太國家國際學生流動情形與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現況，並分析亞太國家前述發展下所關注之議題，及其對國內高等教育政策制訂者的啟示。

關鍵字：亞太國家、國際學生流動、跨國高等教育、區域教育樞紐

* 姜麗娟，國立台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電子郵件：lcchiang@mail.nutn.edu.tw

來稿日期：2010年2月1日；修訂日期：2010年5月6日；採用日期：2010年6月7日

The Study and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ountries

Li Chuan Chi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ia Pacific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Japan, Singapore, Malaysia, and South Korea, rise up to be new potential contenders in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tudent market. Responding to the impacts of the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economy, not only expanding local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deregulation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NHE)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region. Moreover, the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start to strategically 'import' TNHE for educational services 'export', achieving the goal to become regional educational hubs and joining the educational export club that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Anglo-Saxon countries. Comparing to the Asia Pacific countries that aggressively expand their international student numbers and strategically adopt the TNHE, does Taiwan have any sense of crisis in the global talent rac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 would trigger and enlarge the sense of crisis in catching up i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Thus, the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and the TNHE in the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to explore the issues regarding the above development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Keywords: Asia Pacific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NHE), regional educational hub

^{*}Li Chuan Ch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Entrepreneurialship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lcchiang@mail.nutn.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February 1, 2010; Modified: May 6, 2010; Accepted: June 7, 2010

壹、前言

隨著全球高等教育市場的擴張，以及日趨激烈的人才競爭，國際學生的市場，除了經濟利益外，還同時帶給留學國家重要的學術、社會、文化、及政治利益；高等教育之國際學生的比例也被當作國際化的重要指標之一。該指標除了實質意義外，對一個想展現競爭力的國家還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這種關鍵性地位，除了傳統主要留學國（如英、美、澳、法、德）想繼續維持外，尚未成為世界高等學府霸主如新加坡、南韓、日本、馬來西亞及香港等亞太國家，也紛紛宣示未來的國際學生人數成長目標，表態爭取成為亞太教育樞紐的決心，其中新加坡政府預定在2010年，國際學生達到15萬名；馬來西亞政府預定在2010年，國際學生達到10萬名；南韓政府預定在2010年，國際學生達到10萬名；日本政府預定在2020年，國際學生達到30萬名（Lasanowski, 2009）。

依據長期關注跨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英國「跨境高等教育觀察中心」（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OBHE）主任Don Olcott（2008）表示，國際學生的競爭是全球趨勢之一且逐年更為激烈。為了因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來臨的衝擊，亞太地區對高等教育的需求相當高，要滿足這樣的市場需求，各國除了擴充高等教育之外，同時在政策上進行鬆綁，允許其他國家前來設置高等教育的分校或課程等跨國高等教育，這使亞太區域高等教育市場出現多元與競爭的現象。

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是，這些看來是跨國高等教育輸入的國家，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不僅讓跨國高等教育成為滿足境內學生的需求，更進一步地透過這些跨國高等教育進行教育「輸出」。至於輸出的模式可能包括以輸入國外課程與國外分校吸引國際學生，以及強化境內高等教育機構的競爭及實力以輸出教育服務（Mok, 2008）。這些現象開始模糊了傳統教育輸出與教育輸入的界線：過去被認定為教育輸入的國家，尤其是新興國家或發展中的國家，不再只是扮演輸入的角色，國際學生流動也不再只是從非英語系國家至英語系國家、從東方至西方，也出現東方至東方的流動情形（Lasanowski, 2009）。在過去10年間，中、日、新、馬、韓等亞太國家雖仍是國際學生主要來源國，但也躍升成為新興留學國家。

當亞太國家國際學生正在以倍數成長之跨國高等教育蓬勃發展之際，我國的危機意識在哪裡？我國是否還在原地踏步？與亞太國家一樣，為了回應全

球化與知識經濟對高等教育的衝擊，我國近10年來紛紛推出高等教育國際化或國際競爭力的政策與計畫。姜麗娟（2008）反思國內高等教育國際化現況時發現，國內只把高等教育國際化當作「終點目標」（為獲得政府補助、通過大學評鑑等），卻忽略如何使高等教育國際化成為國內高等教育取得競爭優勢的「策略」；因此，國內高等教育在競爭力的提升上，似乎仍困在「內」憂與「外」患之中：在內部有高等教育的擴張後教育品質低落、少子化及高教學齡人口逐年遞減，在外部則有全球高等教育市場的排名、學術、國際學生、跨國高等教育、中國崛起與東協整合對人才的磁吸效應¹等競爭的壓力。

依據天下文化雜誌編輯（2008）的分析，東協十國²整合對台灣的影響將不只有政治與經濟，還包括高等教育的部分，因為這些國家在培養、訓練與吸引人才的積極作為，未來10年國內的競爭對手不只來自對岸的中國，更來自東協整合後的「人力」。本文對亞太國家的探討，期能有助於強化國內高等教育的危機意識。

鑑於上述，本文主要目的在於瞭解亞太國家國際學生流動情形與跨國高等教育的現況，並分析亞太國家前述發展下所關注之議題，及其對國內高等教育的啟示。

貳、亞太國家國際學生流動之分析

有關國際學生流動的變化與資料，OBHE在2007年出版第一本《國際學生流動：型態與趨勢》（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Patterns and trends）報告書後（Verbik & Lasanowski, 2007），又在2年後更新相關數據，彙整出版了《國際學生流動：2009年現況報告》（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Status report 2009）（Lasanowski, 2009）。依據這兩份報告書，本文整理出跨10年主要留學國國際學生人數變化情形及市場占有率（見表1）。從表1可以發現，

¹ 當一個經濟體正在快速成長，其所代表的商機與機會，如磁鐵一般強力吸取，不止資金，還包括全球人才的投入，其與周邊經濟體的關係不再是對等而出現單向的傾斜。而中國崛起與東協十國的整合，對台灣而言，有無可能形成人才外移的磁吸效應值得關注。

² 東南亞國協（簡稱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於1967年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新加坡等五國所創立；隨後陸續加入汶萊、越南、寮國、緬甸及東埔寨，成為東協十國。預定於2015年成立一個類似歐盟的單一市場，讓彼此間貨物、服務、勞力、與資本自由流通，推動經濟發展、減少貧窮、縮小社會差異（天下文化雜誌編輯，2008）。

就全世界國際學生總數而言，這12個主要留學國的國際學生已占整體的85%；雖部分國家（如英、美、澳）仍屹立不搖地坐在寶座上，但新興的對手國，尤其是亞洲的國家正興起成為新的競爭者，如中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南韓，其國際學生人數均快速成長。

在主要留學國家中，亞太國家的表現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穩居主要留學國寶座的澳洲，且澳洲的國際學生數目在2008年首次贏過英國；第二類、國際學生數目急速成長中的中國，除了遠遠超過日本，還緊追著主要留學國的德國與法國；第三類、仍在國際學生排名前10大之內的國家，除了日本與紐西蘭外，還有急起直追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南韓。在亞太國家國際學生流動的變化中，除紐西蘭外，都擁有共同的現象，即是國際學生人數成長相當明顯（見圖1），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曲線應該是中、新、馬等國，因為跨10年間，其國際學生幾乎成倍數成長。從國際學生市場占有率來看，亞太地區國家在國際學生市場的占有率合計高達29.5%，換言之，在10位國際學生中有2.95位學生來到亞太區域。若扣除澳洲、紐西蘭，來到亞洲國家的國際學生市占率也高達16.5%。這些數據未來的變化，尤其在中國經濟成長及世界影響力的擴大下，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發展。

雖然亞太國家具有吸引國際學生的潛力，但要改變亞太地區國家從主要教育服務輸入國成為教育服務輸出國，仍是一條非常漫長的道路；本文依據Lasanowski（2009）提供之數據，進一步地分析前10大各主要留學國國際學生來源國（見表2）及亞洲國家在主要留學國國際學生之前10名的情形（見表3），清楚地反映出底下兩個國際學生流動的穩定現象：

一、亞洲國家為英語系留學國提供重要的國際學生來源

其中加拿大高達83%、紐西蘭占69%、澳洲占68%、美國占55%的國際學生來自亞洲國家。

二、亞洲主要留學國家之國際學生人數成長，區域內的流動明顯，且有單一國籍學生主導的現象

在中國與日本，來自亞洲國家的國際學生分別高居該國國際學生比例的71%與88%。以日本為例，雖增加不少國際學生，但每2名國際生至少有1名來自中國。而中國也有類似日本的情形，每3名國際學生中即有1名來自韓國。即使近20年來積極開拓海外高等教育國際市場的澳洲，仍每5名國際學生中就

有1名來自中國或印度。

依據OBHE的報告（Verbik & Lasanowski, 2007），各國政府及各高等教育機構正採取差異化策略及創新策略，從眾多的挑戰者中勝出，以吸引更多的國際學生；該報告也分析留學生的留學考量，其中留學國的學費、生活費及學習經驗仍是選擇留學國的考量項目；有趣的是，主要動機中包括留學國未來就業與居留的機會，卻未必包括留學國高等教育的學術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該報告指出，由於留學消費者越來越清楚在特定國家留學會帶給他們怎樣的「未來」（就業或居留機會），因此，該報告預測未來若能具有以下兩項條件，該國在吸引國際學生上會占競爭優勢，其一為留學國家可提供學成就業及居留計畫；其二為相關費用（學費/生活費）相對便宜者。

在2009年OBHE的報告（Lasanowski, 2009）更進一步提出：要在這樣競爭的市場勝出，必須在策略性的政策規劃中另加考量以下8項學生流動市場中的特性。對於正竭力擠進英美主導的教育服務輸出俱樂部的亞太國家而言，尤其是第一、二、五、六項特性，是具有激勵作用：

第一，在全球高等教育擴張及需求的情況下，學生流動仍會持續成長。第二，由於新興的留學國形成，國際學生市場提供者更為多元化。第三，學成就業機會漸成為學生願意投資國際教育的重要驅力。第四，有品質且價格又合理的國際教育漸成為學生關心的議題。第五，多元語系的學習環境將比單一語系更會吸引國際學生。第六，學生流動的新方向，出現西方至東方與東方至東方。第七，由於國際學生市場的無法預測性，需要更多具策略性的創新作法。第八，各相關利益關係人必須整合（因為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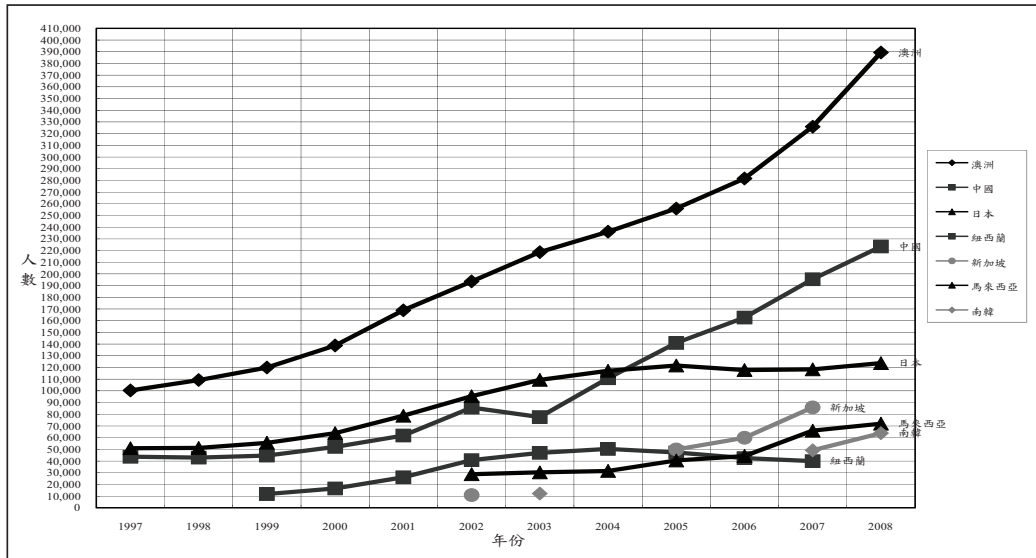
表1 跨10年（1997－2008）主要留學國國際學生人數與國際學生市場占有率

國家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市占率%
美國	457,984	481,280	490,933	514,723	547,867	582,996	586,323	572,509	565,039	564,776	582,984	623,805	21
英國	198,064	213,264	219,285	224,660	230,870	242,755	275,270	300,055	318,400	330,080	351,470	389,330	12
澳洲	100,383	109,285	119,988	138,831	168,916	193,621	218,654	236,142	255,925	281,633	325,935	389,373	11
德國	151,870	158,435	165,994	175,065	187,027	206,141	227,026	246,136	246,334	248,357	246,369	--	9
法國	--	118,433	151,969	160,533	174,557	196,748	221,471	244,335	255,585	265,039	263,094	260,596	9
中國	43,712	43,030	44,711	52,150	61,869	85,829	77,715	110,844	141,087	162,695	195,503	223,499	7
日本	51,047	51,298	55,755	64,011	78,812	95,550	109,508	117,302	121,812	117,927	118,498	123,829	4
加拿大			53,111	62,260	76,398	87,455	96,918	102,557	106,233	108,688	113,996	--	4
紐西蘭			11,856	16,586	26,236	40,825	47,116	50,442	47,366	42,652	39,942	--	2
新加坡	--	--	--	--	--	11,000	--	--	50,000	60,000	86,000	--	2
馬來西亞	--	--	--	--	--	28,872	30,397	31,674	40,525	44,390	66,000	72,000	2
南韓	--	--	--	--	--	--	12,314	--	--	--	49,270	63,952	1.5

註：--：該年沒有數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Verbik與Lasanowski (2007)、及Lasanowski (2009)。

圖1 亞太地區（澳、中、日、紐、新、馬、韓）國際學生流動之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表1製圖

表2 主要留學國家之前10大國際學生來源國與比例分析（以2008為例）

單位：%

國家	1st	2nd	3rd	4th	5th	6th	7th	8th	9th	10th
美國	印度 15	中國 13	南韓 11	日本 5	加拿大 5	台灣 5	墨西哥 2	土耳其 2	沙烏地阿拉伯 2	泰國 1
英國	中國 12	印度 7	愛爾蘭 4	美國 4	德國 4	法國 3	希臘 3	奈及利亞 3	馬來西亞 3	香港 2
澳洲	中國 21	印度 21	馬來西亞 5	南韓 4	尼泊爾 4	香港 4	印尼 4	泰國 3	美國 3	新加坡 2
德國 (2007年)	中國 11	土耳其 9	波蘭 6	俄羅斯 5	保加利亞 5	烏克蘭 4	摩洛哥 3	義大利 3	奧地利 3	法國 3
法國 (2007年)	摩洛哥 12	中國 9	阿爾及利亞 8	突尼西亞 5	塞內加爾 4	德國 3	喀麥隆 2	義大利 2	黎巴嫩 2	羅馬尼亞 1
中國 (2005年)	南韓 38	日本 13	美國 7	越南 4	印尼 3	泰國 3	俄羅斯 3	印度 2	法國 2	德國 1
加拿大 (2007年)	中國 36	南韓 26	美國 10	法國 7	日本 7	印度 6	台灣 4	香港 4	墨西哥 3	英國 2
日本	中國 59	南韓 15	台灣 4	越南 2	馬來西亞 1	泰國 1	美國 1	印尼 1	孟加拉 1	尼泊爾 1
紐西蘭 (2006年)	中國 49	美國 6	印度 5	南韓 5	日本 5	馬來西亞 4	德國 3	斐濟 2	英國 2	越南 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Lasanowski (2009)整理並製表。

表3 亞洲國家供應主要留學國國際學生情形

亞洲國家		在以下主要留學國國際學生占前10名者
中國	⇒	日、紐、加、澳、美、英、德、法
日本	⇒	中、加、美、紐
新加坡	⇒	澳
馬來西亞	⇒	澳、紐、英、日
南韓	⇒	中、加、日、美、紐、澳
印度	⇒	澳、美、英、加、紐、中
台灣	⇒	美、加、日
香港	⇒	加、澳、英
泰國	⇒	澳、中、日、美
越南	⇒	中、日、紐
印尼	⇒	澳、中、日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表2整理並製圖。

註：⇒表示供應的方向；以中國為例，中國是目前日、紐、加、澳、美、英、德、法等主要留學國前10大國際學生來源國之一。

參、亞太地區跨國高等教育之現況與實例

一、跨國高等教育：教育輸入或輸出

「跨國教育全球聯盟」(The Global Alliance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GATE, 1997)意指任何教學或學習活動的學習者與教育提供者(文憑授予者)分屬不同的國家。但這樣的定義仍有爭議，為避免爭議，Knight(2005)強調在任何研究中若使用跨國高等教育一詞時，必須依研究目的與需要進行說明。因此，本文所指的「跨國高等教育」指「方案流動」(program mobility)與「機構流動」(institutional mobility)的部份，但不包括「學生流動」(student mobility)；換言之，包括以下兩部分：第一、國外大學至本

國設置課程或分校；第二、本國至國外設置高等教育課程或分校。

圖2 課程流動（包括：雙聯、授權課程、雙/聯合學位、學分採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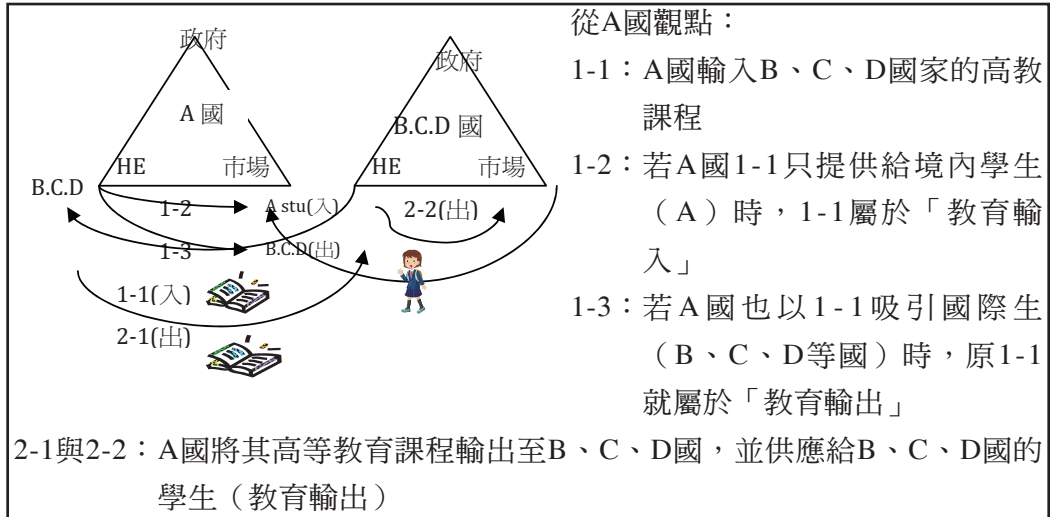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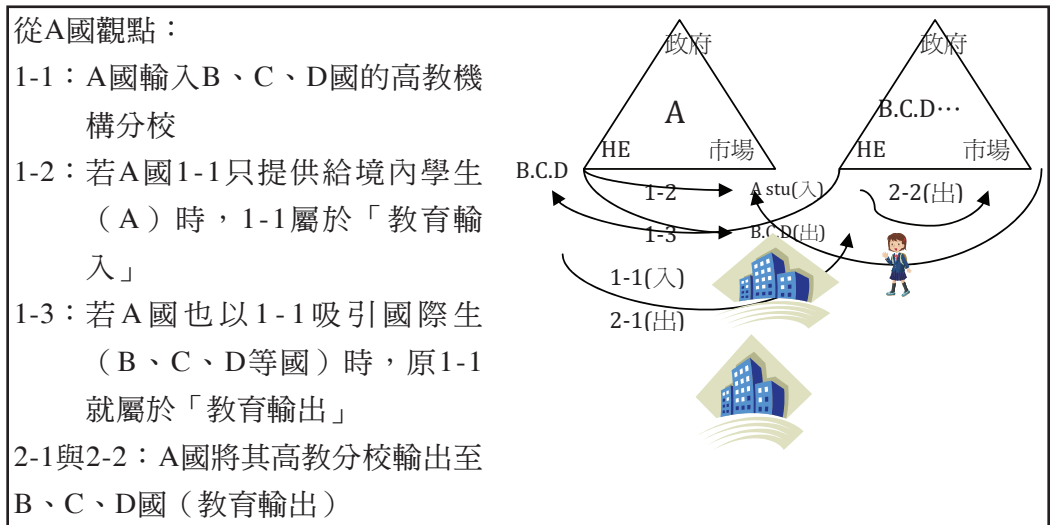


圖3 機構流動（包括：至國外設立大學分校、新設校、購併等）



傳統「教育服務輸入國」意指主要留學生母國；而「教育服務輸出國」則指吸引國際學生、從事課程及機構輸出者。但本文在跨國高等教育的運作中所指「從教育輸入走向教育輸出」雖仍指留學生母國，但同時透過TNHE進行輸出（藉此吸引國際學生或至他國設置課程或機構），而非單純地輸入教育。這

種全球化教育服務的發展，正挑戰著傳統教育「輸入」國與「輸出」國的二分法。本文擬以圖2（課程流動）與圖3（機構流動）說明全球化下高等教育供需的複雜情形（請參閱圖2、圖3的路線1-1、1-2、1-3至2-1、2-2說明）。若從圖2與圖3的路線1-1來看，A國未必是教育輸入國，而必須考慮是否有1-2或1-3的情形，方能瞭解A國扮演的角色，至於A國在路線2-1與2-2則屬教育輸出國。

二、跨國高等教育的規範

各國設置跨國高等教育的法規背景及理由相當多元，其中包括：可做為本地高等教育容量限制下的互補、借助他國的投資以助本地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視高等教育為市場而開放、國家在高等教育主權上的宣示（如必須經由政府核可與授權，及符合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的目標）等，也有基於已存在的跨國高等教育現象，但尚無法規可範的情形，或未能增加跨國高等教育在市場的競爭優勢而新增品管規範及對消費者的保護法案等。Verbik與Jokivirta（2005）將各國跨國高等教育規範分為以下6類，亞洲國家分屬的情形如下：

（一）尚未有法規管制者（國外TNHE提供者不需取得當地政府的許可或核准）：例如印尼、寮國、斯里蘭卡等。

（二）自由開放市場者（國外TNHE提供者只需符合相當基本的要求，如該提供者須為該母國正式認可的機構）：例如紐西蘭等。

（三）修正的自由市場者（國外TNHE提供者須為該母國正式認可的機構、也須尋求TNHE輸入國的註冊、核准、或許可等）：例如澳洲、孟加拉、中國、香港、新加坡、越南等。

（四）轉型者1——由開放走向管制（對於原本較無限制或規範的TNHE活動出現新的規範，且屬強制性）：例如印度、馬來西亞（本地與國外大學合作課程的部份）等。

（五）轉型者2——由管制走向開放：例如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國外分校前來設置的部份）等。

（六）完全管制者（包括尚無法規阻止國外大學前來招收學生，但對於以此獲得之學位文憑一概不承認）：Verbik與Jokivirta（2005）並無提供亞洲國家的例子。

雖然Verbik與Jokivirta（2005）的分析可以對複雜的跨國高等教育規範提供一個整合性的瞭解，但也可能有些誤導，例如第一類的印尼，其1998—99年經濟危機後，原訂之高等教育擴充計畫停滯不前，又鑑於高等教育

是國家發展重要的基石，印尼政府宣布「高等教育新典範之施行」(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aradigm in higher education)，允許國外高等教育機構透過與印尼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方式提供跨國高等教育並進行規範(Tadjudin, 2000)，但其結果卻仍被歸為第一類？另外，即使是修正的自由市場者，雖只規定：國外TNHE提供者須為該母國正式認可的機構、也須尋求TNHE輸入國的註冊、核准、或許可等，同屬此類的國家如香港與新加坡卻有非常不同的取向，TNHE提供者要進香港的市場只要符合前開條件即可進入(如姜麗娟, 2007)，但要進入新加坡的市場則必須有國家的邀請方能進入(如Olds, 2007)。由於各國對於TNHE的規範，也常會因TNHE不同的型態與模式而有不同的規範。因此，要將複雜的TNHE規範進行統整或提出統一的架構，仍是項挑戰。最後，在面對不同的跨國高等教育提供模式，政府可能必須調整其扮演的角色為品質監管與監控者、消費者權益保護者、推波助瀾者，或以上皆是。

三、亞太國家跨國高等教育現況與實例

由於跨國高等教育的形式多元，涉及到不同模式、不同提供者、不同學位文憑等級、不同課程形式、不同授課方式等，再加上目前有關TNHE數量、型態、範圍等尚無可信之資料來源(Knight, 2005)。因此，有關亞太國家之跨國教育現況之探討，本文基於以下理由，乃以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南韓為例：

(一) 共同理由：

1. 皆清楚訂出2010年國際學生招收目標：新加坡政府預定在2010年，國際學生達到15萬名；馬來西亞政府預定在2010年，國際學生達到10萬名；南韓政府預定在2010年，國際學生達到10萬名(Lasanowski, 2009)。

2. 皆有邀請國外知名大學前來設立分校的獎勵措施、國外大學分校皆可招收本地生及國際學生、均有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計畫(McNeill, 2008; OBHE, 2004a; Olds, 2007)。

3. 均屬於van der Wende (1999) 第五類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創新型態，換言之，這些國家均採取非傳統的高等教育機構進行國際化，成為傳統高等教育機構的對手，使高等教育市場更為競爭。

(二) 多元性(跨個案)的考量：

1. 國家語系背景的考量：無論是國際學生招募、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及擴展，語系在其中扮演關鍵因素，依據Lasanowski (2009) 資料顯示，每100

位國際學生中就有69.5位就讀於英語系國家，而目前跨國高等教育中，英語系國家也是主導者。本文除了選擇新、馬等英語系背景的國家外，也納入非英語系的南韓。

2.既有積極有成的國家（新、馬），也有剛起步、實驗階段者（韓）：依據Lasanowski（2009）的資料，新、馬、韓儼然成為傳統主要留學國家在國際學生招募競賽中的新興對手。

3.兼顧內部高等教育需求仍高的國家（新、馬）以及內部高等教育過剩的國家（韓）：跨國高等教育的需求，未必只因為各國高等教育供應不足而有所需要，例如韓國在2003年開始，內部高等教育已經出現供過於求的情形（Lee, 2005），但韓國政府仍打算發展跨國高等教育，尤其是國外大學分校的設置；而新加坡也擬透過跨國高等教育強化內部高等教育的競爭與實力（Mok, 2008）。

（三）新加坡：策略性

因應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崛起、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衝擊，新加坡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改革重點均與新加坡因應知識經濟發展，而向世界積極吸引人才；其中，教育被視為改革的核心手段，國立大學的法人化、引進國外知名大學強化內部的競爭力、運用跨國高等教育吸引區域的國際學生以打造東方的「波士頓」；1997年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設定目標，預計10年間吸引10所知名國外大學前來新加坡設置分校，俾成為區域的教育樞紐；相關文獻（Mok, 2008; Olds, 2007）均認為新加坡在跨國高等教育的運用上具有策略性。再以1998至2006年間的情況為例，本文依據學者Olds（2007）整理新加坡的現況，進一步分析國外知名大學及其跨國高等教育型式（課程或機構流動）（見表4）。

依據表4，主要的TNHE型式，包括：課程流動為主、多與本地大學有合作關係、與國外大學合作領域多為專門領域（如醫學、商管、工程）且聯合開設研究所學程，這些現況也反應出新加坡如何策略性地採用TNHE模式，以使新加坡成為區域的高等教育樞紐。

至今，除了英美國家的大學，如迪吉彭理工學院（DigiP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P Jain 管理中心（SP Jain Centre of Management）、紐約大學Tisch藝術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Asia）外，新加坡也努力地吸引非英語系但也能提供英語授課的機構，例如荷蘭的安荷芬科技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eit Eindhoven）、歐洲工商管理學

院（INSEAD）、及德國的科學與技術學院（German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GIST）（OBHE, 2003）、中國的上海交大、日本的早稻田大學、瑞典的卡羅林斯卡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Lasanowski, 2009）。

雖然新加坡政府提供誘因與獎勵吸引國外知名大學前來設立分校，但過程中也遇到挫折，其中一案即是英國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花了8個月進行可行性研究之後，基於新加坡要求國外分校不得介入新加坡國家內部事務的限制，引發Warwick校方人員對於新加坡之學術自由、基本人權、以及是否足以吸引最優秀的國際學生前來的顧慮，終於在2005年9月做出不接受新加坡政府設校之邀訪（OBHE, 2005）。

表4 1998-2006年新加坡跨國高等教育發展之分析

年	外國大學/領域	合作之 新加坡 大學	TNHE型式				
			課程流動				機構 流動
			教學	研究	師生 交換	其它	分校
1998	Johns Hopkins U(JHU)——醫學	NUS	V	V			
1998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工程	NUS		V			
1998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工程與電算	NUS NTU				V	
1999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IT) ——物流	NUS				V	
2000	U of Pennsylvania (Penn)——商管			V			
2000	INSEAD——商管						V
2000	U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GSB)——商管						V
		SMU	V				
2001	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NPS)——軍事	NUS	V		V		
2002	Technische Universitat Munchen (TUM)——工業化學與生態	NUS	V		V		
		GIST		V			
2002	Technische Universiteit Eindhoven (TU/e)——工程	NUS	V		V	V	
		DTI		V			
2002	U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UIUC)——工程	NUS	V		V	V	

表4 1998-2006年新加坡跨國高等教育發展之分析（續）

年	外國大學/領域	合作之 新加坡 大學	TNHE型式				
			課程流動				機構 流動
			教學	研究	師生 交換	其它	分校
2002	Shanghai Jiao Tong U (SJTU)——商 管	NTU	V			V	
2003	Carnegie Mellon U (CMU)——資訊 系統	SMU		V			
2003	Stanford U——環工與工程	NTU	V		V		
2003	Cornell University——餐旅管理	NTU	V	V	V	V	
2003	Duke University——醫學	NUS				V	
2003	Johns Hopkins U——音樂	NUS				V	
2003	Karolinska Institute (KI)——生物工 程		V			V	
2004	Australian National U (ANU)——精 算（actuarial science）、經濟、數 理化	NUS				V	
2004	Waseda U——商學與科技管理	NTU				V	
2004	U of New South Wales——綜合性						V
2004	Ecole Supérieure D' Electricite (Supelec)——工程	NUS				V	
2005	Ecole Supérieure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ESSEC)——商管						V
2005	U of Nevada at Las Vegas (UNLV)——餐旅管理						V
2005	SP Jain Center of Management (SPJCM)——商管						V

註：「其他」：除了Johns Hopkins大學之音樂是設置音樂中心外，多數為新加坡與國外大學聯合開設之研究所學程。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Olds（2007）且依據本文有關TNHE型式進行分析製表。

至於2006年以後，相關的新發展可以整理如下：

與國外大學合作課程/設立研究機構/成立第4所新加坡大學：與德國大學設置聯合博士學位；新加坡的科學技術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與日本早稻田大學設立早稻田生物科學研究所 (Waseda Bio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 與瑞士合作設置未來城市實驗室 (Future City Lab) (2010-)。新加坡政府目前已敲定, 與美國MIT及中國浙江大學成立第4所公立大學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SUTD) (2011-)。這期間有些國外大學因未達預期目標而關閉, 其中之一即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HU) 於2007年關閉在1998設置的生物醫學研究所, 這個計畫中JHU從新加坡政府獲5,200萬美元 (合台幣約16.64億元) 的補助, 但新加坡政府認為JHU並未替新加坡吸引到優秀的博士生及頂尖科學家, 而決定不再繼續補助 (OBHE, 2006)。另一個比華盛頓大學更為受挫的例子即是澳洲大學新南威爾斯大學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在2004年宣佈至新加坡設立UNSW Asia且預計招收15,000名學生, 但卻在2007年開始招生的第一學期, 因財務負擔及招生情形不理想的情況下宣布關閉, 該大學也退還自新加坡政府所獲得的補助 (約2,200萬美元, 合台幣約7.04億元), 這對新加坡的聲譽造成負面的衝擊 (OBHE, 2008)。

新加坡大學至國外設置學院/學校/課程: 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自2002年啟動「海外學院計畫」 (overseas college program), 已在美國矽谷與費城、上海、瑞典、印度及北京設置學院, 除了吸引國際學生外, 也提供本地生接受國外課程的機會; 新加坡的教育集團 (Singapore Raffles Education Corporation) 至澳洲設置私立大學。

(四) 馬來西亞: 積極性

馬來西亞政府在2006年提出名為「走向優秀、榮耀與超越」 (Together towards excellence, glory and distinction) 的「九大馬來西亞發展建設」 (Ninth Malaysia Plan, 9MP) 計畫, 宣布2006—2010年的政策與行動方案, 總預算高達600億美元 (合台幣1.9兆元), 其中8%將用於教育與研究。在高等教育方面, 將原本私立學院 (通常與國外大學合作、授予國外大學學位) 升格、吸引國外大學設置分校等, 以提高馬國高等教育機會由原本的30%提升至40%的入學率, 以緩和該國生出國留學所帶來人才外流的危機; 除了與國外大學合作開設課程或吸引國外大學前來設置分校外, 馬國也宣布「國家高等教育策略計畫」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2007—2010年), 推動4所國立大學進入世界百大。這些目標的達成將使馬國轉型為有競爭力、知識經濟型國家, 並於2020年成為工業化國家。

受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及知識經濟的新發展，馬國政府確認教育對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而高等教育及人力資源的發展就成為重要的政策焦點（Gill, 2005）。對跨國高等教育的規範，也因考量境內高等教育再擴充的可能性低。若要由國外來提供高等教育，又考量高等教育是國家建設（national building）的重要工具，且認清國家長期以來出國留學所導致人力外流的後果，為了留住學生，馬來西亞私立機構/院校早有與英語系國家合作提供2+1或1+2³課程以獲取國外大學文憑的作法；1996年，馬來西亞教育部開始修法並立下成為區域的教育樞紐之願景，例如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Act）允許國外大學前來設置分校、支持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與國外大學合作開設3+0的課程（完全不需離境的外位內修）。

依據2001年的《再造馬來西亞報告》（Reinventing Malaysia Report），馬來西亞共有537所私立高等教育機構、10所私立大學、4所國外大學分校；在2001年，全國私立學校（包括與國外100所大學合作開設達千件以上的TNHE課程與國外大學分校合計共招收27萬名學生，首次超過公立部門學生（24.6萬），且預期在2010年成長至48萬學生（OBHE, 2002）。更不可忽略的是，依據2003年數據，在私立高等教育（包括國外分校）的國際學生共有25,158位，是公立大學（6,130位）的4倍，且預期在私立部門的國際學生仍會繼續成長（引自Gill, 2005）。2000年國外大學至馬國設置分校者有5所，分別為：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niversity, RMIT）（1996）、蒙那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1998）、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1999）、英國的地蒙佛大學（De Montfort University）（2000）、諾丁漢大學（Nottingham University）（2000），但RMIT卻在1999年關閉。之後，尚有澳洲的史文朋科技大學（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04）的分校成立。從過去的2+1或1+2課程，到目前的這些發展，可以發現馬來西亞高等教育發展中，採用國外大學提供跨國高等教育課程或分校的傳統（OBHE, 2004a）。

有關馬國對跨國高等教育課程規範中，那些原屬在國家文化背景下賦予高等教育的目標也成為跨國高等教育課程必須配合的項目之一，例如規範跨國高等教育之教學內容與教學媒介（如馬來語）（McBurnie & Ziguras, 2001），例如課程內容，即若就讀私校及跨國高等教育課程且要獲取文憑的馬來西亞學

³ 2+1或1+2課程，意指學生前2年（或1年）留在自己國內完成國外授予文憑大學的部分課程，後1年（或2年）再至國外大學完成學位。

生，就必須修習包括馬來西亞研究、伊斯蘭研究、道德課程等，並通過馬來語考試，至於外國學生則不受此限制。馬來西亞政府只規定過去3+0的課程必須受「全國認可學會」（Lembaga Akreditasi Negara, LAN）核准，但為能確保品質及保障消費者，在2003年，重新規範馬國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通常均與國外大學合作），即若有招收國際學生者，就必須重新向教育部申請註冊並獲得執照，而為能獲得執照，前述的高等教育機構均必須設有國際事務處，專門處理國際生相關事務，且必須向移民局、內政部、警局繳交季報。

為能成為區域教育樞紐，面臨來自新加坡策略性地規劃吸引國外大學設置亞洲分校的強大壓力，以及有愈來愈多「不知名」TNHE提供者的出現，負責TNHE審核的「全國認可學會」（LAN），自2004年也以大學排名對跨國高等教育的提供者（未必是分校設立者）設定條件，例如來自英國的大學必須是Times Good University Guide前60名者；美國的大學則以Peterson's US College & University Handbook（領域則以Gourman Report）為參考依據；由於排名系統本身有爭議，又排名難以確保品質，故只能當作考量TNHE提供者是否符合標準之參考（OBHE, 2004b）。

目前馬來西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至國外設立分校的情形如表5所示：

表5 馬來西亞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國外分校設置情形

機構名稱	設立國家/年代	開設課程
亞太區資訊科技學院（Asia Pacific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IIT）	巴基斯坦（1998）、斯里蘭卡（2000）印度（2001）、澳洲（2004）	電算、商管、商業資訊科技學士
思大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Sedaya International, UCSI）	孟加拉（1996）	工程學士
英迪大學學院（INTI University College）	中國（1993）、泰國（2000）、香港（2001）、印尼（2001）	商管、電算、軟體工程、藝術、會計、行銷等學士、及MBA等
林國榮創意科技大學（Limkokwing U of Creative Technology, LUCT）	波扎那（2007）	設分校
雙威大學學院（Sunway University College）	中國上海（2008）	設分校
國際大學科技學院（International U. College of Technology Twintech）	葉門（2009）	軟體工程、電算、大傳、商管、會計、行銷等文憑、學士、碩士

資料來源：Gill（2005），作者並依據OBHE資料增補而成。

馬來西亞另有2項值得關注的發展：其一即是馬來西亞依斯干達特區（Iskandar Malaysia）經濟區的發展計畫，預計在2018年完成5個樞紐（教育、軟體、港口、貿易、金融）中心的設置，其中一個樞紐即是馬來西亞教育城（Edu City），擬大力吸引國外知名大學前來，尤其是中國及香港，而國外大學前來設置分校或學校者，將可享10年免企業稅、可以自由地雇用外籍員工。依據OBHE（2009b）的觀察，若馬國能成功地吸引中港知名學府前來設置分校，將會提升馬來西亞的地位及競爭力。另一個為吉隆坡教育城（Kuala Lumpur Education City, KLEC）在2008宣布，預計以12年來發展，於2030年由馬來西亞的大學及國外大學在此區域招收本地區及國際學生達11萬名。相較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已有採取跨國高等教育型式以補傳統內部高等教育機會之不足，在這樣的情形下，故在1996年馬國教育部開始修法並立下成為區域教育樞紐之願景，大幅地改觀，化被動為主動，更積極地運用跨國高等教育提高馬來西亞高等教育的競爭力。

（五）南韓：應變性

南韓大學發展的危機已迫使韓國政府必須採取行動；其中危機之一即是大學生源的快速流失，如滿18歲學生族群減少、出國留學人數屢創新高，在2003年，韓國高等教育開始出現供過於求的情形（Lee, 2005），也開始威脅部分韓國高等教育機構的生存，例如南韓赴海外留學學生，自90年代中期至2007年已成長2倍，僅2007年就流失了將近22萬名大學生，其中約有1/3流失的學生轉而前往美國，韓國政府正努力思考如何讓更多人願意留在南韓接受高等教育；另一部份是高等教育國際化之外籍師資不足，依據2007年的調查，發現南韓23所公立大學之全職外籍教授只有22位。面對這些危機，政府開始提供獎助，鼓勵英語授課或吸引更多外籍教師（McNeill, 2008）。韓國又於2003年在教育部反對的情況下，開放本國教育市場，並向「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提出開放教育市場之提案（OBHE, 2003）。這對向來採保護主義政策、寧向內而不向外尋求協助的韓國之民族特性成為一種挑戰（Lee, 2005）。目前以實驗專區的作法以鬆綁跨國高等教育的運用，成為因應前述發展的關鍵。

目前韓國對於國外大學前來設置分校仍有諸多的規定與限制，例如必須是非營利性質、不准於首爾及近郊設校、有招收人數、學雜費收費、師生比、校地大小的規定、與國外合作課程有領域別的限制、董事會成員必須過2/3為韓國籍等。但韓國政府在看到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近年來大力吸引國外大學設置

分校及吸引國際學生的積極動作，同時又必須保住自己在區域內國際學生的吸引力與競爭力（因為韓國的國際學生中有90%來自亞洲），南韓政府也開始向外（國外大學）尋求自我高等教育的轉型，也期成為區域的高等教育樞紐；而「仁川自由經濟區」（Incheon Free Economic Zone, IFEZ）的設置，儘管目前仍屬於實驗階段，但卻是韓國從國外大學設校限制中尋找出可行的方式（Lee, 2005）。

以獎勵政策吸引國外知名之學術與研究機構前來「仁川自由經濟區」（IFEZ）設置學位課程及進行研究之合作計畫，預計至少40多個研究機構將會入駐，並且至少有7所國外大學會前來設置分校，韓國政府期望藉此吸引更多亞洲區域的學生。韓國知識經濟部（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 MKE）於2009年2月宣布，主動邀請國外4至10所世界知名大學至IFEZ設置據點，目前已有紐約大學（University of New York）與北卡羅萊娜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兩所美國大學將於今年9月在IFEZ設置分校，招生之入學標準，一律依據美國大學的標準，兩校預計招收本地生及國際學生共2,000至3,000名；另外，仍在洽談的大學機構包括：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英國的薩里大學（Surrey University）、及美國的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與特拉華州立大學（Delaware State University）（OBHE, 2009a）。

肆、相關研究文獻之分析與議題之探討

相對於其它區域如非洲、中南美洲等，亞太地區有較高的跨國高等教育需求，也是跨國高等教育提供者感興趣且主攻的市場，因此跨國高等教育的文獻中與亞太地區（OECD, 2004）或與亞太個別國家（Huang, 2007; Mok, 2008; Mok & Xu, 2008）有關的描述與分析也較豐富。對亞太地區的關注也反映在英國「跨境教育觀察中心」之系列最新消息、報導、及研究報告書中。Verbik與Jokivirta（2005）檢視各國跨國高等教育規範模式及趨勢時，主要也關注亞太國家的情形。Vincent-Lancrin（2005）檢視跨國高等教育的四大政策取向（互相了解、經濟取向、吸引高級人力移民、提升國家實力）時，也以這些取向解釋目前亞太國家跨國高等教育現況。

亞太跨國高等教育發展最新的文獻應屬OBHE中心出版的《亞洲跨國教

育的發展模式》(Modelling TNE directions in Asia) 報告書。該研究是由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區域整合全球研究中心學者Kuroda與Passarelli所進行，以經濟領域的「雁行理論」⁴ (Flying geese model) 概念化亞太地區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該研究指出亞洲地區已從輸入(import)、製造(production)、走向輸出(export)與反向輸出(reverse export)；以「網絡交換」(network exchange) 挑戰依賴理論(中心vs邊陲之間惡性的依賴循環)對於亞太跨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解釋不足(Kuroda & Passarelli, 2009)。本文認為，就亞太地區跨國高等教育現況與發展而言，該報告仍有以下不足：

第一，報告書中以日、韓、中國個案的大學簽署合作之數量與對象、及國際學生來源，指出亞太跨國高等教育的區域化發展現象，然而，這種區域化的發展可從亞洲國家(包括澳洲)的主要國際學生來源即可得知，且相關文獻早已指出這樣的現象(如戴曉霞，2004；OECD, 2004)。

第二，在輸入、製造、走向輸出的模式，無法解釋跨國高等教育輸入與輸出在同時間發生的現象(如前述的圖2與圖3中路線1-2與1-3是並存的)，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輸入國外課程或國外分校時，未必如報告書中所分析地只是為了因應一國境內高等教育供應之不足，同時也利用此一模式吸引國際學生前來。

第三，報告書中並未描述輸出及反向輸出的實例。依據OBHE一系列的最新報導，亞太國家開始以自己的大學，透過跨國高等教育的方式輸出課程或分校，但輸出的地區仍較少是那些亞太地區主要跨國高等教育的提供國家，如美、英、澳、及歐洲等，因此，報告書對於反向輸出的看法仍過於樂觀。

第四，報告書未關注亞太地區的教育輸出模式，究竟只是強化西方學術霸權而未加修正的西方高等教育輸出的翻版？抑或能從其中看到亞太地區走出學術殖民的陰影、走出新模式的教育輸出？這應是亞太地區跨國高等教育發展有待觀察的部份。

長期以來，亞太地區被視為主要的教育輸入國，而關注亞太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學者(Altbach, 1998; Knight & de Wit, 1997)，對於這地區的國際化是否會成為另一種西方殖民主義的延續非常關注；甚至有學者(姜麗娟，2009；Flowerdew & Li, 2009; Mok, 2007)也觀察到，一種自我殖民現象的產生，由各國政府主導將英語系國家的標準當作國際化的政策與目標。當亞太地

⁴ 以雁行理論來概稱亞洲國家跨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前仆後繼的情形，一個國家的發展情況也常會帶動其他國家，但前一個國家的發展開始慢下來之後，卻還會有其他國家繼續帶領往前。

區擬以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從教育輸入、建構與厚植內部高等教育實力，走向教育輸出，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無可能繼高等教育國際化之後的另一把雙刃劍（Altbach, 1998），一方面藉此加入教育輸出的俱樂部，但另一方面卻可能助長同質化發展而深化對西方高等教育的依賴，形成另一種壓制？

亞太地區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尤其新、馬、韓三國均想成為亞太地區的教育樞紐，其未來的發展勢必有助於回應以下跨國高等教育文獻中的兩大缺口：第一，跨國高等教育在亞太地區從教育輸入走向輸出中扮演的角色為何？跨國高等教育的借用有無適當地被轉化為本土實力的厚植？若無，這樣的樞紐發展是否只成為西方高等教育再輸出的中繼站？第二，這場國際學生人數消長的競賽，是否因著亞太國家更策略性地使用跨國高等教育以吸引國際學生而更形激烈？且後者的模式是否克服了過去傳統出國留學所造成的人才外流或依賴理論中邊陲更為邊陲的惡性循環？

伍、亞太國家發展對於國內高等教育政策制訂者之啟示

從前述有關國際學生的流動，可以了解亞太國家在整個國際學生市場的關鍵地位，近年來中、日、新、馬、韓等國雖仍是國際學生的主要供應國，但已躍升為主要或新興留學國。為了因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衝擊，亞太地區對高等教育仍有相當高的需求，除了擴充高等教育外，在跨國高等教育的政策上進行鬆綁與策略性的規劃，以輸入的跨國高等教育進行教育服務的輸出，邁向區域教育樞紐的目標，竭力擠進英美主導的教育服務輸出的俱樂部。從跨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現況觀之，無論是新加坡的策略性、馬來西亞的積極性或南韓的應變性，均指出跨國高等教育的取向不再僅是為了解決一國境內高等教育提供不足的問題，而是透過跨國高等教育的手段，吸引國際學生（新、馬、韓），還想進一步留住大批出國留學的本地生（馬、韓），更進一步地透過區域教育樞紐的建立，提高國家在高等教育的影響力與競爭力。

在了解鄰國如何在國際學生流動及跨國高等教育發展上突破限制後，將發現國內就像「愛麗絲夢遊記」的女主角，在夢中以為自己一直在跑，等到醒來後，卻發現自己仍在原地踏步；這種情形就如同殷允芃女士在《前進新亞洲：東協十國的商機與挑戰》（天下文化雜誌編輯，2008：8-11）一書的前言

中所下的標題「為台灣的未來捏一把冷汗」、「台灣原地踏步，東協各有定位……」。無論「西進」（向中國大陸招生或輸出高等教育課程或分校設置）「南進」（向東南亞招生或輸出高等教育課程或分校設置），國內的政策似乎仍在原地打轉，並無太大的突破。以招收大陸學生及大陸學歷認證議題為例，因涉及政治與意識型態而爭論不休，儘管目前以「三限六不」稍有突破，但若與前述文獻提及國際學生招募的差異性策略相比，國內過度的自我設限，人才就不會外流嗎？政策宣示要「努力積極」招收國際學生，但在語言、國際學生學習環境仍未從點到面的制度化與系統化情況下，仍是障礙重重，如何加以突破呢？本文提出以下的思考供國內高等教育政策制訂者參酌：

一、先以實驗性質求現況的突破

目前國際學生流動的八項特性中，對於亞太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激勵訊息，也同時有利於同處亞太區域的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南韓的實例即說明了「機會永遠屬於哪些準備好了的人」，需要積極佈局。尤其與國內情形相似的南韓，皆有國內高等教育供應過剩的問題，但是在面對跨國高等教育的運用上，也試圖開設仁川特區提供實驗的機會突破現況；又如馬來西亞政府，在現有的改革下，也闢專區發展其教育樞紐。

二、進行該有的預備工作——評估與法規鬆綁

評估怎樣的國外大學及哪些學科領域的跨國高等教育（機構流動與課程流動）將有助於國內高等教育的內部競爭，也有機會厚植本國具有對外競爭實力者，我國就必須提供該有的機會與誘因。國內雖有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的學術領域，但為數不多，且國內仍無法忽視主導目前高等教育發展的西方語言、科學與技術，因此，國內政府應評估如何像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一樣，鬆綁相關法規，透過現階段的「借用」跨國高等教育，以提升自己國家高等教育的影响力與能見度，但也需要防範避免落入另一種學術殖民。

三、主動出擊

在國內被動的等著國外大學前來設置分校或課程，但國內在沒有客觀與有利的條件下，國內就沒有悲觀的權利。新加坡在國家大力主導下，策略性地邀約國際知名大學至新加坡設置分校，雖有挫敗個例，但顯然地已搶盡先機，因為短期內，那些已在新加坡設置亞洲分校的大學，也無至鄰近國家再設分校的

必要性。因此，國內政府必須先扛起這樣的工作，廣泛蒐集並瞭解他國如何策略性地運用跨國高等教育，並考量國情後，以確定國內可行的方向與策略。

相對於亞太國家策略性地運用跨國高等教育吸引國際學生，以因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衝擊下的人才競爭，台灣的危機意識在哪裡？國內受限於政治或學術現實而繼續當愛麗絲，或應當醒來，化被動為主動，積極佈局，真實地面對全球教育市場的變遷。雖然國家或高等教育的競爭力有不同的定義與看法，但不可忽略的事實是，這些亞太國家開始由教育輸入走向教育輸出之路時，不論其輸出的模式及內涵為何，多認為其有助於該國或該國高等教育競爭力的提升。最後，「國門深鎖」無法解決國內高等教育過剩的問題，卻可能導致我國繼東協整合後經濟、政治、及全球高等教育人才競爭的邊緣化；因此，國內政府及高等教育機構應提高危機意識並提早因應，如何在全球高等教育的供需市場中佈局，以爭取發展利基。

參考文獻

- 天下文化雜誌編輯（2008）。**前進新亞洲——東協十國的商機與體挑戰**。台北市：天下雜誌。
- 姜麗娟（2007）。WTO-GATS與跨國高等教育：以香港非本地高等教育之管理與運作為例。**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集刊**，3，23-49。
- 姜麗娟（2008）。從策略本質及執行力反思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現況。**教育資料與研究**，83，47-70。
- 姜麗娟（2009）。重新檢視高等教育國際化與競爭力之關係——以領域學者觀點為例。**高等教育**，4（2），39-72。
- 戴曉霞（2004）。高等教的國際化：亞太國家外國學生政策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50（2），53-84。
- Altbach, P. (1998).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Knowledge, the un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HK: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K.
- Don Olcott, Jr. (2008, April). *Back to the future: New horizons for global*

- universities and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Presented at 2008 AUA annual conference in York, UK.
- Flowerdew, J., & Li, Y. (2009). English or Chinese? The trade-off betwee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among Chinese academic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18, 1-16.
- GATE (1997). *Certification Manual*. Washington, DC: The Global Alliance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 Gill, S. K. (2005, April). *The implications of WTO/GAT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sia*. Presented at UNESCO Forum on Implication of WTO/GAT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 the Pacific, Korea.
- Huang, F. (2007).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 A focus on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1(3-4), 421-432.
- Knight, J. (2005). *Borderless, offshore, transnational and cross-border education: Definition and data dilemmas*. London: OBHE.
- Knight, J., & de Wit, H. (Eds.). (1997).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msterdam: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ooperation with IDP Education Australia and the Programmes on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of OECD.
- Kuroda, K., & Passarelli, D. (2009). *Modelling TNE directions in Asia*. London: OBHE.
- Lasanowski, V. (2009).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Status report 2009*. London: OBHE.
- Lee, Man-Hee (2005, April.).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From challenge to opportunity*. Presented at UNESCO Forum on Implication of WTO/GAT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 The Pacific, Korea.
- McBurnie, G. and Ziguras, C. (2001). The regulation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ase studies of Hong Kong, Malaysia and Australia *Higher Education*, 42, 85-105.
- McNeill, D. (2008). South Korea seeks a new role as a higher-education hub.

-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4(28), A1-A24.
- Mok, K-H. (2007). Questing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Asia: Critic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1(3/4), 433-454
- Mok, K-H. (2008). Singapore's global education hub ambitions: University governance change and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22(6), 527-546.
- Mok, K-H & Xu, X. (2008). When China opens to the world: A study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Zhejiang, China.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9(4), 393-408.
- OBHE (2002). *Reinventing Malaysia: Report charts growth of education industry, with INTI international group of colleges leading the way*. Retrieved December 01, 2009, from http://www.obhe.ac.uk/publications/news__articles__reports
- OBHE (2003). *German university to expand in Singapore,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to expand in China*. Retrieved December 01, 2009, from <http://www.obhe.ac.uk/publications/news articles reports>
- OBHE (2003). *Qatar continues to attract US universities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n update from South Korea*. Retrieved December 01, 2009, from http://www.obhe.ac.uk/publications/news__articles__reports
- OBHE (2004a). *Malaysia to offer foreign universities greater incentives to open branch campuses, but why has no new branch campus opened since 2000?* Retrieved December 01, 2009, from http://www.obhe.ac.uk/publications/news__articles__reports
- OBHE(2004b). *Malaysia to use league tables to regulate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of foreign universities—Does it make sense?* Retrieved December 01, 2009, from http://www.obhe.ac.uk/publications/news__articles__reports
- OBHE (2005). *Latest UK branch campus developments: University of Warwick rejects plans for Singapore campus and Liverpool moves into China*. Retrieved December 01, 2009, from http://www.obhe.ac.uk/publications/news__articles__reports
- OBHE (2006). *US/Singapore: John Hopkins Singapore center to close*.

- Retrieved December 01, 2009, from http://www.obhe.ac.uk/publications/news__articles__reports
- OBHE (2008). *Lessons learned? Australia's Murdoch University expands Singapore-based provision*. Retrieved December 01, 2009, from http://www.obhe.ac.uk/publications/news__articles__reports
- OBHE (2009). *US universities to open campus in Incheon Free Zone*. Retrieved December 01, 2009, from http://www.obhe.ac.uk/publications/news__articles__reports
- OBHE (2009). *Courting the dragon? Malaysia's efforts to attract universities from China and Hong Kong*. Retrieved December 01, 2009, from http://www.obhe.ac.uk/publications/news__articles__reports
- OECD (2004). *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trade in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aris: OECD.
- Olds, K. (2007). Global assemblage: Singapore, foreign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education hub." *World Development*, 35(6), 959-975.
- Tadjudin, M. (2000). Higher education in Indonesia and the role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5(3), 395-400.
- Van der Wende, M. (1999). An innovation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critical phase.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3, 3-14.
- Verbik, L., & Jokivirta, L. (2005). *National regulatory frameworks for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Models and trends* (part 1& 2). London: OBHE.
- Verbik, L., & Lasanowski, V. (2007).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Patterns and trends*. London: OBHE.
- Vincent-Lancrin, S. (2005). *Building capacity through cross-border tertiary education*. London: OBHE.